

慢行四月

梁香蘭

丁亥年年廿三

晨早突然收到國內打來的換腎消息，前兩次收到劉主任(換腎主診醫生)的電話，都說如果有合適的腎，第二天就要拋開一切在國內做手術兼住院起碼三星期，前兩次換不成，已嚇得我在校兩次申請病假，來隨時迎接劉主任的換腎追魂 call.

但已經是年廿三了，挨年近晚，有得換嗎？

丁亥年年廿四

通常最沒可能的最後都變成最有可能。劉主任叫我下午五點前去到廣州空軍醫院等他，我與三哥、大嫂一齊前往。去到時劉主任還未到，那個又話是我的主診醫生問我攞最新的病歷報告，我說沒有人叫我帶上來，而且我的情況劉主任應該最清楚，如果我今晚做手術的話我都要重新做檢查，一年前的報告爲什麼那麼重要呢？我說如果他真的要那麼急我可找人電郵或傳真過來，他說他們都沒有電郵或傳真，最好立即有人送來。我醒起我在廣州的學生彭曉有我的病歷報告，唯有請她在電腦 print 出來送來，可憐她正在考試，但她安排了一切請彭世伯火速送來。

當我做完所有檢查，最後在手術前簽名時我才發現他將我一年前的病歷報告抄寫了一整板，填上當天抽血的最新數字，當是他們爲我做最新的報告，原來這個醫生的主要工作是做文字剪輯的。

手術前不能進食，餓了一整天也不覺得餓，我坐在梳化手腳不停微震，大嫂問我是否驚，我話點會唔驚呢，然後不斷拉筋又做 warm up 來放鬆心情。

我問醫生手術是全麻還是局部麻呢，他說是半麻但會令你入睡，所以病人本身不大感受到手術的過程的。我心裡一歡，行入手術室前大喊了幾聲壯壯膽。

手術室的設施看起來頗先進，只是工作人員看起來有點懶散。上到手術床，他們第一件事便替我腰痠，然後他們左右度位，我比較關心我是否真能入睡，可惜我兩度打針我都非常清醒，於是我又要活生生去感受整個我不想再面對的過程....

開刀擺腎並不如我想像中痛，但我感受到有人好大力扯我的喉嚨位，兩隻手又不知怎樣被拉扯、被針得很刺痛，捱了不知多久，待到肚皮縫針的時候，我知道手術應該快完了。

當我被推到 ICU 病房，我又覺得十分凍，他們給我兩張軍被蓋身，（每張有冇三斤重？），我氣喘如牛，我不覺得暖只覺得那兩張軍壓得我抖不過氣來。

丁亥年年廿五

朦朧間看見三哥來看我，我問他現在幾點鐘，他說現在早上七時多，講不了兩句，他的眼淚就不自覺流下來，一定是手術後我的病容嚇親他了。大嫂也是第一時間來看我，但她咳了兩聲便被人白眼，於是她也忽忽走了。醫生來巡房時我問他什麼時候可以恢復飲水，他說如果我放了屁就可飲水吃東西。過不了半天，同房的三個男人都說放了屁，可憐我做完手術後瘦了十磅，連放屁都有力。

丁亥年年廿六

手術後已經第二天了，我積極培養的屁還是放不出來，護士說不要怕，放不到醫生會幫你的。後來醫生給我打了針，那個悶聲不響的屁才勉強的慢慢浸出來，不留意還聽不到聲呢！

吃了兩天抗排斥藥，吃得我氣喘、心跳、手腳狂震；我像一架開咗幾十年的 1300cc 老爺車，突然裝了個 turbo 引擎入去，body 消化不來，車身行唔郁但引擎不停加速震動，震到我覺得連張床、連間房都震埋。我曾經同醫生反應過，他們說這是正常反應，其他病人都會有這反應，只是我太緊張而已，我唯有收聲，但我整天只有得震冇得瞓，人便更

加累了。

丁亥年年廿七

第三天人比較清醒，開始留意周圍環境，我是這間病房的第三個病人，不到三天時間，三間 ICU 病房共十個床位全住滿換腎的病人，原來年尾是換腎的旺季。我們這間房三個男的加我這個女的，只有一個國內人，其餘我們三個都是從香港來的。

怪不得我做手術時喉嚨位那麼痛，原來從喉嚨位安了一條短於一尺長的膠尺，尺上有四至五個水龍頭，每個都有開關制，因為我們每天都吊很多葡萄糖水、鹽水及唔知乜水，打針有留針，這個姑且就叫留尺吧。另外又有幾條電線接駁到一個 check 血壓、心跳、血氧的機器；我們都裝了尿喉，所以躺在床上數天都不用去洗手間。

我們同房都奇怪為什麼那麼長的傷口一直來都不覺得痛呢？原來我們的下腹都有一條膠喉接駁到一個有絲絲血跡的膠樽，然後又伸延到一個好像平衡木的木架上，中間有一隻鵝蛋形的膠蛋，我們都相信主要是這不知名的工具令我們不覺得痛。到此方知為什麼三哥第一眼見到我時會流眼淚，不止是我的病容，淨是我身上的喉管都嚇親他！

今天星期六，大哥及我姪女錦研都從香港上來了，錦研帶了白蛋白，Ensure 奶粉等補給品上來。這幾天廣州特別凍，我身體弱又最怕凍，我提醒三哥給我帶來本來洗腎用的電毯給我保暖，但他帶來時發覺插頭不同不能使用，我用如果沒有電毯就死比你睇的眼神望著他，嚇得他與錦研快速奔走買插頭，有了電毯，我就減去一張超重的軍被，身心都輕鬆了。

丁亥年年廿八

這間所謂 ICU 病房其實都好”騎呢”，第一，他們的清潔只有早晚兩次，每次都一板布拖足成間或三間房，而平時護士替我們打針時要試試針孔能否出水，她們都就地試針，所以我們病床的左右位經常有水灘，不到清潔時間，是沒人會抹走它的。這裡的護士都是湖南醫護學院的實習生，不但沒有工資，還要自費三千元才爭取到這個位，她們都很

年青有禮貌，但她們的針藝真”騎呢”，每次抽完血的位置都會瘀痛，打留針時，打完左手腫左手，打完右手腫右手。後來我們都學精了，她們打留針時不讓打，要她們找肝臟科的資深護士來才給她們打，只要你懂得，原來在醫院我們都可以有要求的。

病房內每人只有一張床及一個床頭櫃，即是說，你只有睡在、坐在床上或下床走走，想坐下休息吓的求其一張公用椅都沒有。我們還在吊鹽水，如果你要去洗手間大便最好有家人在身邊，讓她為你當人肉 trolley，舉高鹽水跟你入去。洗手間的面盤只有凍水，熱水要在洗澡室內，個熱水制有成六尺高，我從來不夠力又不夠高去開它，裡面沒有肥皂或洗手液，我問護士只用水洗手如何可以徹底清潔呢，護士說她們從來都沒有肥皂或洗手液，都是一樣只用水洗，咪一樣咁清潔？！如無必要我好怕入洗手間，裡面經常積水，四人共用一個廁所，其他人去完大便或留有血積都沒有人去沖廁，我的家人為方便我，每次去，她們都要先入去清洗一下才讓我用。後來我乾脆用便盤在床上解決算了。

我們幾個病友交談時發現我們的左右手都有很多很長部份又瘀又痛，像受了滿清十大酷刑出來，原來手術室就是我們的刑地。不過算啦，傷口唔痛就補番數啦！

護士每天都放一個小盤在病房中間的地上燃燒一些東西，一問之下才知道她們每天都用蒼朮加酒精消毒，我們都說回港後都要回家試試。

丁亥年年廿九

已經第五天了，醫生說要拆除尿喉，要我們習慣平日急小便的感覺，又叫我們不要忍尿，不然內傷口的手術線會爆裂的，經他一說，平日四人用的一個廁所現在使用得更頻密了，我怕與他們爭，乾脆放了個便盤在床邊，大小便都用便盤解決，問題是這間房無遮無掩，我想要個屏風隔開吓，她們給了我個聊勝於無的，擋得一個病友的視線擋不了其他兩個的，但我沒有其他辦法，唯有等其他病友上床小睡時才敢如廁，但尿忍得，拉大號唔忍得，不多久我只有如廁時不望周圍只望自己，自己眼神不與他們接觸便當大家睇唔到。活到這把年紀，從來未試過這樣沒有尊嚴的掙扎求存！

基本上我們已經可以自己照顧自己，所以護士們除幫我們打針、派藥，已不大理會我們，一來春節假期人手嚴重短缺，二來剛做完手術的病人都要她們不停換點滴及做出入尿的紀錄，我們唯有自己清洗自己的便盤，非常不習慣，我以為用錢可以解決的問題原來有錢在這裡是都行不通的，一切都要 DIY.

丁亥年年三十晚

本來平常一個做完手術的病人要在 ICU 病房住七日，然後轉往只有兩個人住的療養病房，如果你肯花錢，你付兩張床的錢便可以自己擁有一間房間並請個阿姨貼身照顧你，剛巧我來的時候是旺季，療養病房有限，加上撞正春假，上下人手都短缺，我們要在這裡住到初七，到時每兩人住一間房。我聽到要捱多八日，心情更加煩躁了。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每天吃五粒類固醇藥（俗稱肥仔丸），所以我們的胃口奇好，成日覺得肚餓，我的家人試過飯堂的食物，都是偏油及辛辣的，大嫂唯有在她的酒店每朝早送粥來，然後中午送飯來，但她沒辦法一日煮三餐，她是我第一個貴人，能做的不能做的她都做足了。我唯有在這非常時期找第二個貴人——我曾經的學生彭曉，請伯母大人每晚送飯送到初七，她們義不容辭，我更加不好意思了。

國內的春節氣氛很好，當晚這醫院的最高領導人（沒有人介紹，我只能從他醫生袍內的軍服辨認，加上他是從來不戴口罩的，這是身份象徵），來派利是，護士長又說今晚十一時過後醫院會放鞭炮，果然十一時過後整個地區的鞭炮、煙火不絕，我望著窗外，今夜星光真是燦爛，但與我何干呢？我每天在倒數日子，希望盡快搬離這裡！

戊子年正月初七

今日心情大好，家人們說好十點鐘來幫我搬房，護士長九時半來說可以搬了，我急不及待，也不知那來的氣力，自己一手一腳安頓好，家人們才來到，他們也嚇了一跳，平日見我死吓死吓咁，竟然可以自己搞掂，原來心理真是可以影響生理的。他們代我請了個阿姨，清潔、煮食都有專人跟，錢終於可以解決問題了！

我趁自己狀態好，多多走動，練好身體可以快些返港。

下午劉主任來看我，問我感覺如何，我話狀態大勇，他問我在港洗腎的喉管位置有沒有痛，我諗吓好似又有，並且隱隱痛了兩日，但一心想著搬房就沒有留意，他說驗到我腎喉傷口發炎，要同我打抗生素，如果抗生素都殺唔到菌就要做手術拔喉，吓？又做手術？

還在吊抗生素的時候，當值醫生告訴我安排了明早做拔喉手術，我思緒很凌亂，今天的元氣稍為恢復，又要做另一次手術？我頂得住嗎？但如果不做，要在港等三個月才安排拔喉，發炎的機會又增加了，三哥說長痛不如短痛，在這裡搞掂晒仲好啦，我覺得他們換腎的手術都做得好，拔喉應該只是小手術，換腎的手術都不太痛，這個應該很快處理好的。其實我有得揀，一切已經安排晒，於是我做足心理準備，之前睡了十二日病床，醫生說很容易惹啖，當晚我努力把啖咳出來，免得第二次手術後辛苦，又積極地培養正面的情緒去迎戰這個令我一了百了的手術。

戊子年正月初八

如果人的陣痛有八級的話，拔喉手術的痛應該是第九級的，還是雙倍的九級！！一切都在意料之外。

打了第二次腰痲我的腰骨更加酸痛了，當天覺得又熱又凍，我發了低燒，他們代我打了點滴，安了有幾條電線接駁到一個 check 血壓、心跳、血氧的機器，但機器顯示出來的數字好像從來冇人抄冇人理，我氣喘得很厲害，想聞氧氣但他們說這些療養病房是沒有安裝聞氧設備的，當天的痛楚令我徹夜難眠。

戊子年正月初十

我向醫生反映我第二次手術後又氣喘、心跳的問題好像沒有人理會，他們每天都來問，都來聽你的感受，但他們跟進的又好像不是病人關注的問題。今天我突然給加了兩粒抗排斥藥，我吃了一天，覺得身心又震得很厲害，身體已經很虛弱了，我實在受不了

turbo 式的治療，我唯有去找劉主任，問他爲什麼突然又加藥了，他說我做完第二次手術後，血肌酐（Creatinine）的指數不理想，所以要加藥來控制它，我說兩次手術後元氣大傷，我需要時間去恢復，而且我的身體本身虛弱，指數不是三朝兩夕可以解釋的問題，不如先讓我養好身體，指數的事可留待返港慢慢醫。他有很多香港來的病人，他好像明白我的意思，我也不敢多說便走了。

回房途中，我發覺原來我雖然行得慢，但總算可以自行行路，我專注地慢慢行，慢慢行。雖然有時舉步維艱，前面條路又好難行，但都行得郁呀，於是我幫自己改了個藝名，叫”慢行四月”，我成世人都衝、衝、衝，現在是時候去放慢步伐，先調教腳步，遲吓再 tune 埋個腦。

戊子年正月十五

這幾天的抗排斥藥都沒有增加，我又經常出走廊慢慢行，身心都在積極恢復。

今天醫生巡房後，護士突然來爲我打點滴，一打打了九個鐘，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然後又一日三次的派抗排斥藥，份量又突然增加了，我覺得很奇怪！

彭伯母在我搬房後，來了兩次，每次都問我膳食有沒有問題，她們可以隨時再送飯來，我只求溫飽，那敢再煩伯母大人呢。今夕元宵，她又帶來湯圓和水果，更令我汗顏。她仔細看著我，告訴我今天的面色不大好，並且看來面腫了，叫我打完點滴自己照照鏡，剛巧護士進來爲我除點滴，我問她我的面是不是腫了，她說沒有呀，拿著點滴就走了。

我去完廁所照照鏡，兩個眼袋腫似熊貓，我（慢）行去護士站找當值醫生，護士說當值醫生下班了，有事明天醫生巡房時找他罷，我說我的右手因留針全腫了，你替我拔掉它吧，她說你明天還要打點滴呢，現在拔了明天還是要再打的，我堅持，明天的事明天解決，現在的事現在即去解決它！

戊子年正月十六

今早劉主任來巡房時我告訴他昨晚發生的事，他竟然問我打了什麼點滴，他是我的主診醫生，他都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我問他爲什麼無端端又加藥了，他問我加了什麼藥？我用看怪物的眼光望著他，他閃開了說要去了解一下，當然他了解後不需要向我解釋。

我感覺我的病案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給外判了，於是做了個決定。我問劉主任我現在的整體情況怎樣，他說我的血肌酐指數已下降了，健康也沒有大問題，他說下星期可安排我出院了，（Bingo!）我說不如就下星期初啦！

戊子年正月二十

這間醫院的換腎手術其實是頗成熟的，又糅合了中西治療法，他們的作風也狠進取。如果我沒有再做拔喉手術，應該是 happy ending 的。奈何我體質差，做完第二次手術得不到應有的支援，因爲大家的目標不同，他們看的是指數，我著緊的是恢復元氣。又由於兩地文化差異，作爲病人你有說話的權利，但他們不會告訴你現在做什麼，下一步又會怎樣，心裡是很不踏實的。

當天我離開廣州即坐中港車直去香港東區尤德醫院。

下午三時多，急診室已坐滿了人，我以爲有排等，但很快我便獲第一輪接見，我告訴他剛從國內換完腎回來，在國內三星期一直氣喘、心跳都在 125-130 間下不來.....他代我量血壓、血氧後即幫我駁氧氣，並推我入室內等醫生接見。

室內的病人比室外還多，滿是男女的老人家，聞說新年時香港的天氣太冷，很多老人院的老人家病倒回不了氣。不用等多久，醫生便來看我，他看後我的出院報告（其實又係填字遊戲，只不過將最新的驗血數字填在去年的病歷表裡），便說要做心電圖。

有個阿嬤向我的方向走來，好像是對我說：婆婆你過來照心電圖，我（?!）然後又對陪我進院的三哥講：阿伯你係咪佢親人，係就攞埋佢 D 野來這裡等！

整個入院過程比我想像中順利及快，想像不到的是，最忙的竟然是急症病房及走廊。我的病床在執拾中，我要在走廊等，我看見我等的病房的第一張床位圍滿人，個個眼濕濕，這種場面我最不願見。唉同住一個病房，真濕滯！

我被安排到一個八人房，我的床位在最盡頭的 corner 位，我觀察其他病人，大部份都是因感冒病到五顏六色的婆婆。

爲等醫生來，我不敢走開，被迫去聽親友們對第一張床位垂危婆婆的臨別對白：嫻嫻你好辛苦呀吓？辛苦就休息啦，你放心啦，你之前講 ge 野我地會照做啦，你倦就唔好成日爭大眼啦，你鐘意點就點，最緊要舒舒服服……(v.o.不停地 replay 又 replay)，我頭都痛了！

成個 E5 病房的人都很忙，不是忙於急救便是忙於轉病房或入院出院。等到晚上八時當值醫生才有時間來看我，告訴他我想見腎科醫生，他說腎科醫生如果知道你剛換腎都好想見你，但他今天實在忙不過來，就等明天吧。

當晚臨睡時看見八張床只走剩我們四個人，每個人都起碼隔一個床位的距離，那個垂危婆婆的親人都走了，整個房都很靜，我開始放鬆地入睡了……

東區醫院第二日凌晨

睡夢中被一種大力沖水喉的聲音吵醒，原來斜對面新來一個婆婆，她口中含有一條導管，水就一直往她口中輸送；我望望鐘，原來只是凌晨一時多，未幾，又來了另一位婆婆，她喊驚式的呼叫竟然比那灌水的機器大聲，醫生問帶她來的兒子，她在老人院是不是也是這樣呼叫的，她兒子不好意思地說：是！

她博命、拆破喉嚨的喊著：哎呀～攞命呀～唉～攞晒命呀～哎～呀……她兒子走到她身邊跟她說：媽你收聲啦，你再咬人地唔收你 ga。但你越勸她她叫得越大聲，這個午夜凶靈式的喊驚就喊了一整晚。

盼了又盼，盼了又盼，盼到早上十時多，終於盼到腎科醫生來見我，我要求調到 C4 腎科病房，醫生說 C4 主要是洗腎／洗血的病人，我還是要留在這個病床。他開了一隻血壓藥來控制我的心跳，而我聞了一整天的氧氣，條氣順了很多（！），他們會先看看這兩天抽血的 Creatinine 指數再來決定如何調教藥物；我講了前文，他接了後理，讓我明白我條病路將會點行。當我心情放鬆了，我又聽到：哎呀～擺命呀～唉擺晒命呀～哎～呀.....

我往外走走，看看有什麼地方沒有那麼重災，後來發現電視房沒有什麼人，因為很多老人家都要卧床，她們走不動當然她們的親友都不會來這裡，這是我的安全地，連口罩都不用戴。當家人送飯來時在這裡吃，或閒時都在這裡抖抖氣。

我的腰骨還是很酸痛，坐不了多久就要上床抖抖，一回病床就有兩種聲音像 stereo 般空襲我：麻麻你安安樂樂去啦／哎呀～擺命呀，其間還不停加送現場咳嗽／咳啖聲...原來滿清十大酷刑不單是身體上的，也包括心靈上的，今次我都一一體驗了。

東區醫院第四日

我每天都要量小便的出入量，所以我是用便盤如廁的，每次用完，都會自動自覺拿去清潔室讓阿嬤們清洗，又再取回潔淨的回床邊，我又自己紀錄出入量，減輕了阿嬤們的工作，她們覺得我好合作，她們不知道我剛從國內的軍區醫院集訓回來，不用我自己清洗已經很好了。

那個電視房已經給其他人發現，不能讓我私用了，那些病人與親人都沒有戴口罩，我又被迫重回床中。當值醫生知我辛苦，讓我申請 home leave，每天九時回院，待醫生巡房後又可回家。我在家住了兩晚，睡回兩個很飽滿的覺，心跳又控制在 90 左右，這樣的狀態應該很快可以出院了。

東區醫院第六日

今天回家覺得有點冷有點倦，我驚自己會發燒感冒，於是開了床上的電毯來睡午覺，醒來後覺得頭熱，探一探熱：38.1 度，我扮鎮定於 15 分鐘後再探竟然是 38.3 度，我急急回院，護士給我探的時候是 37.7，原本我的體溫沒有那麼高，但我用外來的溫度令自己溫暖，於是整體的溫度都提高了，於是我不能再 home leave 了。我又要住回這間人間煉獄，一個可以令你親身體會，人之將盡的最後三日、三小時、三分鐘到心跳停頓後的四個鐘頭善後實錄。

越擔心就越出事，我由從前遇神殺神、遇佛殺佛的性格變成現在遇神拜神、遇佛拜佛的驚弓之鳥，我開始無所適從.....

東區醫院第八日

終於出院了。出院前腎科病房的肥仔醫生來看我，告訴我出院後覆診的大概情況，我向他說這三個月內我生了三次仔好辛苦，佢話你應該是拆喉手術最辛苦，我扮黐：車，你早響呀！佢話：我早同你講，你雖然要做三次手術，但你做完第三次（so far）應該會好開心，你依家唔開心咩？（頂！！！）

我大嫂來接我出院，我告訴她喊驚的婆婆走了，她忍不住說：吓，死咗啦？我話佢仲比我早出院呀，你諗咗去邊呀？

後記：

回港後我謝絕了所有探訪和電話，主要是冇氣、冇心情、冇信心。從前我很喜歡說話，現在要說的都全寫出來了，還有什麼可說呢？

我今次遇上人生中一個大考驗，同時間亦令我看到原來身邊很多貴人相助，特別是盡心盡意的家人，給我無比溫暖、令我無以為報的彭氏家庭，我甥婿（他剛於一個月前做了心臟大手術，但一個月後還去廣州車我回香港醫院的阿位）、東區醫院的醫生們、各位關心我的你們.....

我現在的免疫系統如一個小孩，所以我也在放假，流感敏感期我更不適宜見任何人。現在最有效的聯繫還是” E 貓”，我的最新 address: slowapril@gmail.com

請各位給我一點時間，讓我自己慢行到四月，或待流感期過去時，我們再重聚如何？

明天會更好不是必然的，幸福也不是必然的，這個我知道，所以我的感恩是必然的。我心存感激，如果沒有身邊的貴人，我能撐到今時今日嗎？

Thank God, Thanks for everything!